无论这些撒克逊人对我如何恭顺，老卢克甚至将自己的女儿娜塔丽称作了我的贴身女仆，这并不能掩盖我是他们的人质这个事实。  
  
出乎意料的，他们对我的人身自由并没有多大的限制，这样的场景何其熟悉，我仿佛又回到了宝岛，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只不过蒋先生换成了乔治公爵，保姆奴仆之类变成了撒克逊特色的男仆女仆。; W8 s8 O3 E' L2 y4 j  
5 y' Q0 X3 f6 F+ N$ ?; v% Q  O  
淑女培训被当成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被提上了日程，这些撒克逊人在把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扭曲成丽安娜这件事情上，显示出了异于常理的兴趣与耐心。0 h) V\* r2 ^5 R" M  
  
为了让我尽快的‘灵肉’合一，娜塔丽费尽了心思，为我准备了很多新奇的小玩意，一份特别古旧的小册子，一个显然以用过了许久的发条式闹钟，一只鹅毛笔，一个小本子，这些几乎成了我每日的必需品。  
# w$ n  @& I. a  
这些东西我有留意过，上面有很多小女生独有的印记，从娜塔丽的表情上我能猜到这些东西原本的主人，不过我们都心照不宣的避开了这个问题。小册子算是教材，闹钟用来提醒时间，纸笔则是用来堂后测验，以及记录每天的学习心得。总之，比我自己在金陵折腾的时候专业多了。  
, ?2 J2 }8 j& ~9 e8 v" t0 a  P+ y  
从行为举止，化妆打扮，待人接物，完完全全按照撒克逊的规矩来，而且还立了规矩，娜塔丽会不定时的对我的学习结果进行抽查，如果回答错误，或者行为和册子上的内容不符，肉体惩罚自然是不可能的了，谁让我现在扮演的是亲爱的丽安娜女士呢。不过精神上的折磨就逃不脱了，娜塔丽会一遍又一遍的在我的耳边絮叨，直到我改正为止，如果一直不改正的话，迎接我的就是餐食减半，再用餐之前改正不好，那么依次叠加。  
  
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有很大兴趣的，不过随着学习的深入，我猛然发觉了其中的不妥，如果完全按照他们的设想发展下去，他们想完全扭曲我的精神，就像嫁接果树一样，把丑陋的林立从我的身体里剪掉，然后在心底扯开一道裂缝，嫁接上原本该属于丽安娜的思维，这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  
  Y% Y+ D( [! \  
发觉了这一点之后，我开始有意识的去回避一些学习内容，不过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不但要忍受娜塔丽的絮叨，另外还要付出餐食减半或是全减的代价。  
; M" x$ i+ I3 z0 R; q  
娜塔丽明显发现了这个问题，只不过我的做法极为隐蔽刁钻，她一时半会也拿我没有办法，最重要的是，我在小册子里学了一招，那就是超级无敌红眼装可怜大法，每每她要惩罚我的时候，我就会双目泛红，装作楚楚可怜的模样。这一招在娜塔丽面前用起来无往而不利，再加上老卢克在一旁吹风，我甚至因此免去了多次减餐的惩罚。2 \8 K5 S# s! ~7 o  
" \_( W, o+ g! t7 T  
这天，我还在梳妆台前根据娜塔丽的要求化妆，那边有男仆来报，说乔治公爵在会客厅要见我。这倒是让我颇为惊讶的事情，我被请到这个庄园来满打满算已有半月之久，我除了在刚下飞机的时候见过公爵一面，其他时间基本都是各忙各的，这个公爵对于我而言算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存在，不知道他今天突然传我有什么事情。( I" l! y& W+ p7 U. m  
  
男仆刻意的避开我和娜塔丽耳语了几句，接着她看向我就开始眼神闪躲，这让我越发好奇。娜塔丽说道：「丽安娜女士刚刚起床，还未盥洗，容貌不整，未免在客人面前落了面子，就说还请捎带片刻，梳妆之后，我们自行前去。」男仆弯腰退去了。  
! q1 }, k8 j\* n, N$ ^$ j  
看娜塔丽并没有与我解释的意思，我虽然好奇，也只能把八卦的心思咽在肚子里，默默坐着，待她与我梳洗打扮。- A+ C) G8 I' t6 Y+ p  
  
出乎意料的，今天并没有安排我再穿那种繁复华美的公主裙，反而是那种撒克逊式的休闲套装，很是青春靓丽。算算这也是我第一次要以丽安娜的身份见外人，娜塔丽在我的穿着上下了很大的心思。  
\* t- `3 ?: X7 C' x7 t) z  
先洗了个澡，浴缸里是从莫恩岛空运来的玫瑰花瓣，洗完之后直觉浑身清爽，更散发着淡淡的玫瑰清香。轻柔贴身的粉色无痕内衣，同样款式的无痕束腰，用娜塔丽的话来讲，撒克逊女子，对于细腰的追求是用无止尽的，不穿束腰简直就和在街上裸奔一般无礼。现在正式倒春寒的时节，大圆领的保暖内衣是莫黛尔材质的，兼具了保暖与美体的功效，现在来穿最是适合。% l( o! w5 j( Q/ g  
7 C! B5 v" e. V- V; i  
下身则是厚薄合适的肉色裤袜，我以前就对腿形的塑造极为在意，而现在腿部线条是那么的圆润笔直，天哪，我爱死这双美腿了，甚至想用完美这个词来形容她们。长度直达膝盖以下的呢子厚裙负责了下身的保暖工作，圆润的腿子从裙尾里伸将出去，我坐在软凳上，对自己完美的腿子无比自豪，甚至俏皮的绷直了脚丫，细细的欣赏着。  
  
娜塔丽并没有闲着，拿过剪裁得体的黑色休闲衬衫给我套上，蚕丝材质，轻薄保暖，毋庸置疑，她绝对是纯手工缝制的，甚至能看到手工熨烫的细微褶皱，胸前两道飘带简单系个蝴蝶结，可爱又不失干练。3 |% S# v- x- [& ~+ q+ B/ x  
  
一双足有十厘米高的细高跟被递了过来，驼色的鞋面很抓眼球，不用看就知道是用鳄鱼皮手工制作的，哼，这些撒克逊人实在是太奢靡了。心理虽然在诽谤，可是这双鞋子实在是太漂亮了，我迫不及待的就穿了进去。鞋子不出意外的很合脚，同时使用了防水台的设计，也让我有了挑战超高跟的勇气。# {' N7 n0 ], b- u\* F3 c  
  
扶着椅背慢慢起身，想象中的晃动并没有出现，得益于软软的鞋底，足弓并不会觉得很累，膝盖也很快就适应了重心的变化，不过鞋跟的增高以及胸前多出的重量这两者结合起来产生的奇妙的化学变化，我不得不挺胸抬头，扭腰摆胯，慢慢的习惯新的重心位置，在尝试走了几步之后，这个问题很容易就被克服了。! [. N3 b$ l7 o9 R% r# T+ @; [) E  
+ n/ @) [9 }9 H1 P5 O) {: E  
「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这么高的鞋跟，没想到竟然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炫耀似的在娜塔丽面前搔首弄姿，不时的优雅转上一圈，竟然对娜塔丽生出了一丝感激的情愫，想到之前教程里的内容，将她拥到怀里，顺势在她脸上吻了下去。% t2 g. w1 o4 c5 ?: |! {/ X  
  
「很高兴您能满意这样的穿着。」娜塔丽有些局促，礼节性的回礼之后，立刻退了下去，与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自从老卢克钦点她贴身奴仆的身份之后，她总是刻意的与我保持一丝淡淡的距离感。\* Z- Z) u8 t; `) t, d. j4 J+ J  
8 H; s" E9 U3 `% u7 V4 Z& \  
简单画了个淡妆，为了配合妆容，我半期待半抵触的被戴上了一顶暗红色的假发，很有活力的颜色。我是了解撒克逊的发色歧视链的，对娜塔丽为我选择了这样的颜色深表不满。  
7 P5 j: p5 T& G$ z- z& ]\* A  
岂料这时候娜塔丽温柔的说的话让我不寒而栗：「亲爱的娜塔丽女士，您本来就是这种发色，难道您忘记了吗？」说话间娜塔丽又妥善的帮我戴上珠宝，不算太大，但是从色泽上面来看就是特别高端的货色，当然没有忘记我的玉牌：「不要纠结发色的问题了，出发吧，不能让公爵等太久。」  
  
带着忐忑的心情，我被娜塔丽一路引着来到了一个带着现代风格的建筑门外，实话实说，这栋建筑在我看来着实有些掉价。我也算在这座庄园住了一段时间，建筑向来都是偏古典风格，陡然出现了这么一栋富有现代风格的地方来，不禁有了一丝恍惚之感。  
/ ?" B$ I6 e8 C0 ^, y: q) u: h  
「进去吧，公爵在里面等您。」娜塔丽最终给我整理了着装，轻轻推开了房门。  
  
房间里莫名的有些昏暗，陡然从春日的阳光下面走进去，眼睛未曾适应，我并未能第一时间看到屋里到底有那些人在，而且失去了阳光的滋润，房间里有些阴冷，我不由得紧了紧身上的外套。视力一直没能恢复，只感觉闻到一股熟悉的香水味道，而后屁股上似乎被谁摸了一把，我警惕的转头，正看到蒋先生带着坏笑的脸，心中又惊又喜，自打金陵一别之后，我终于再一次见到了她。既然是熟人，斥责就免了，我还一个苦笑，继续往前走。  
  
「亲爱的公爵大人，里安娜给您请安。」恢复视力之后，我已经走过了下首的客人，眼前只有乔治公爵那张永远严肃的脸庞，也不能回头，先按照学习过的内容，我双手提着并不存在的裙摆，贤淑的给他行了一个撒克逊风格的淑女礼。  
  
「哦，我亲爱的里安娜，过来，坐到这里。」乔治公爵指着身侧，老卢克自然是站在他身后的，在我走近之后，主动帮我拉开了靠背椅。8 K+ @9 s1 o: S' ~4 M0 ^5 u: Y  
+ L8 G) C  W6 ^/ a- Q6 o8 x  
事情发展到现在，似乎一切都正常，但是当我坐下，看清长桌下面的客人之后，我立刻就不淡定了，为了不影响所谓的里安娜的形象，只能紧紧的双手环胸用以掩饰激动的心情。& M' O0 O( H0 j7 P9 |) O  
' |1 p# h( k: A" {6 b  
长桌两侧坐着明显分成两股势力的人物，左边是蒋先生领头，后面跟着另外一个绝美的女人，再后面是沈星宇，再后面的人就没有坐着的资格了，人高马大的，穿着统一的黑色西服，冷酷的站作一排，其中有几个看着脸熟，原来在宝岛的时候打过照面。' d0 X9 N$ I' L8 H  
  
右边是林远为领头，和蒋先生成争锋相对之势，他也带着几个小弟似的人物，其中有一个油头粉面的，岂不就是在姑苏的那个可恶的保罗，用两指之数把我卖掉的可恶角色。我恶狠狠的瞪了过去，保罗自觉理亏，羞愧的埋下了头。唯一出乎我意料的是，赵碧霄也坐在里面，一脸冷漠的看着我，看来我现在的模样变化太大，她没有认出。  
; l3 g& O3 G: N& F) Z! E' b; v  
「既然丽安娜已经在这里了，你们可以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了吗？」乔治公爵翘着二郎腿，端着红酒杯慢慢的摇晃醒酒，透过透明的杯壁，我并不能从他的表情里读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嗯~至少五十年的陈酿，果然好酒，和宝岛的陈酿相比确实别有一番风味。」蒋先生惬意的靠在椅背上，似乎心思完全在手里的红酒里，不过我敏锐的捕捉到了她极富深意的撇了我一眼。0 D4 [4 w9 e# D! A7 H  
' K. q+ Y- p' |( P3 T7 y" t4 l% ~  
「想不到蒋先生对红酒也如此精通，我却是不懂，如果有机会，还请蒋先生不吝赐教。」林远为恭维一番，两人心中均在暗想：「都是千年的狐狸，在这里装什么聊斋。」  
, R. P0 K$ a0 h% `  
「丽安娜女士，我是张然，请您接受来自宝岛忠义堂最崇高的敬意。我们来这里，只是为了向您打听一个人。」相比较两个领头的暗中斗法，张然就显得务实了许多，她无比真诚的向我点头致意，随后继续说道：「实不相瞒，您的那块玉牌乃是宝岛忠义堂盟证林立的所有物，请问您知道林立到哪里去了吗？他对我们忠义堂特别重要，还请您务必给出一些关于他的信息。」- ?/ D: u4 O& e5 ~: ?; m6 o  
  
听了她的请求，我一方面在想忠义堂我知道，可是这个张然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在宝岛那么久，从来没有见过她哪怕一面，可是现在从情势上看来，她似乎深的蒋先生的信任。另外，这个盟证是个什么玩意，我似乎是被蒋先生框了磕了入伙头，不过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自己是什么盟证。2 R3 S! L6 k; ~, E6 i  }3 P4 ]6 g  
  
「我。。」我正要回答，娜塔丽在背后轻轻的蹭了我一下，想到乔治公爵还在场，没有征求到他的同意之前，我是不能主动开口的，便对着张然稍微点了点头，看公爵没有理会我的意思，垂下头，不再发言了。1 c& @1 q+ \\* C. {( c  
) a  @4 j% q; u3 @! K  
等了许久，公爵依旧没有让我开口的意思，反而抿了一口红酒，转向林远为：「林先生，你觉得呢？」3 T! O2 e/ t\* u6 R, @3 m3 Q, p  
9 w) b\* g/ m% h" |$ }  
「实不相瞒，前些日子，我恰好遗失了个坠子，样式倒是和这位里安娜女士戴着的极为相似，不知丽安娜小姐，您的这块玉牌是从何处得来？乔治公爵，您可要万分小心，千万不要购买了蟊贼的销赃之物。」林远为故意在丽安娜小姐上加了重音，很明显，他认出了我，至少知道我的身份有问题。  
  
「哦？这倒要谢谢林市长的提醒了。」乔治公爵不屑的一笑，丝毫没有把他的话放到心上。6 |9 a6 e2 s! H" B  `  
" ~: D. q8 X9 \_! ]" s4 t  
接下来就是各种拉扯，说了许多不着调的东西，不过聊了几句之后，蒋林双方的气氛越发微妙，就在沈星宇沉默了许久，只开口说了一句：「我。。」% F0 S% i; q) ^3 ?4 Z% B+ @  
  
「嗯，嗯，嗯。」乔治公爵终于提起了一丝兴趣，抬起一根手指，慢慢的摇着，阻止了沈星宇：「能让你坐到这里，已经是我的底线，不要得寸进尺。」( M+ ~- x) Z  j( z  
  
沈星宇诺诺着，深呼吸两口才压抑住了冲动的情绪，满脸怒意的死死盯着坐在他对面的保罗，也不知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8 e) l) Q+ k- R% g) C  
\* V) a; H4 D5 |9 A' O+ `& E8 j  
保罗看到沈星宇吃瘪，得意的以手指点桌，若不是现场人多，只怕要吹个口哨助兴：「沈星宇。。」  
& J% e% k  J% o, w$ R  
保罗才说了名字，乔治公爵同样没有惯着他，咳嗽一声：「You too。」: w+ h& Y9 B6 X+ [- w& L  
5 q; d8 Q" s. b  
「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希望能得到保罗真实的回答，希望您能给我这个机会。」沈星宇  
  
「父亲。」考虑到我和沈星宇还有那么一面之缘，况且他还是在质问保罗这个混蛋，乔治公爵在针对他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便使出了装可怜大法，楚楚可怜的看向了乔治公爵，含情脉脉的唤他一句。8 x9 S$ o$ x1 E7 ~( \  
7 c3 g0 P3 v7 r) L# y; }  
看我如此，乔治公爵没有丝毫犹豫，对着沈星宇一个扬头：「你有提一个问题的机会。」9 L5 l  v, ~6 @9 c& k  
  
「谢谢。」沈星宇看着我，语气里有一丝不愿，尊敬的起身对我鞠躬：「谢谢您，我亲爱的丽安娜女士。」  
" }! i, U  w7 M/ e  e( m+ s3 g2 ~  
「保罗，关于这个东西，你知道多少。」沈星宇转向了保罗，从怀里取出一个塑料盒子，气愤到颤抖，打开盒子，里面放着一粒药丸，随后把盒子对着他划了过去。  Y( T- G& X7 r  
  
（此处见一件小事，陈钰从陈展荣处得到的药丸，被人从别墅里取走了。）  
0 u8 p\* y\* e\* O  
「Oh，i did not expect that。（哦，我倒是没有预料到这个。）」乔治公爵看了沈星宇的动作，终于抬起正眼看了沈星宇一眼，饶有兴趣的看着桌上的那枚药丸：「保罗，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老师，哦不，公爵大人，我，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保罗迟疑了一番，肉眼可见的心虚。  
  
「卢克。」乔治公爵吩咐一声，老卢克走了过去，拗口的自谦之后想要取过那枚药丸，却被保罗拦住了：「稍等，我再确认一下。」说话间，保罗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肉眼可见的豆大汗珠。  
  
「你对着母神兰斯，对着莫恩岛，对着老师，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你做的。」沈星宇激动的捶打着桌子：「说。」7 v5 n. W9 \_" O; ]  
  
「星宇，看来你的怨气很大啊，我不记得有教过你这些吧？」老公爵依旧优雅，但是语气里已带上了不满。  
  
「老师，万分抱歉。」沈星宇埋下头，任有满腔郁愤，老公爵发话了，他再不敢发作。' B8 |- l: V5 d( \_& h6 h4 {  
' k. x, O1 f9 b  
听了他们两人对公爵的称呼，我才后知后觉，这两人竟然是同门师兄弟，可是看这架势，似乎有不死不休的意思，也不知他们之间有过什么隔阂。) W% o% n\* \_3 t. W! M5 ^$ k  
- g  D7 A; u4 R7 T. Z$ x/ \- D  
老卢克最终还是拿到了那枚药丸，回身交给公爵后还耳语两句。再看保罗，已栽倒在座位上，颤抖如筛糠。: S# ]  T1 Q\* ~7 `5 B+ h! Y$ H  
2 x3 A3 o% K! r8 r0 b2 h. |  
乔治公爵接过老卢克递过的手套，取了药丸先看再闻，短短一分钟，在众人的眼里似乎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验完之后，乔治公爵再次把药丸放进了塑料盒子里，也不说话，似乎陷入了思考，看来他一时半会也搞不清楚这个药丸到底是什么玩意。  
0 s) E, \% Q0 M& C9 k$ c7 o  
「星宇，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老公爵悠悠的说。  
  
「公爵，不，老师。对不起，我去年成家了，没有通知您，是星宇的错。」沈星宇看公爵的表情，已经猜到这事大概已经成了，便决定再加上最后一把柴：「但是内人全家因为这个东西，全部身陷囹圄，我希望老师您能还他们一个公道。」  
  
「唉，沈星宇，你这是什么意思？不曾想还有漏网之鱼，难道你是在质疑金陵警方的办案能力吗？」林远为见这样，直接演都不演了，赤裸裸的威胁道。; w3 ]9 ]2 G& h+ g  
' L& b3 m2 o! q0 |/ l" n5 n0 o  
「保罗，你也好久没有回来了，今天晚上在这里用餐，我们需要聊一聊。」乔治公爵兴致缺缺，本想起身离去，又转身对沈星宇说道：「你也留下来吃饭，至于其他人，回吧。」都是场面人，乔治公爵这般说话，就已有了关门送客之意。  
  
蒋先生一笑，对着手下众人拍拍手，原本站在后面的众人整齐画一的背手立正：「盟证，愿您一切安好。」就连张然也站了起来，对我颔首致意。他们这番操作让我又惊又喜，惊的是蒋先生在公爵眼前也敢如此放肆，喜的是蒋先生果然没有忘记我，即便我现在变成了这样，依旧摆出了不离不弃的架势。  
/ q+ N' v0 }# h2 Y" T1 O- C  
我不知该如何应对，只能起身在许可的范围内对她使了个眼色，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对她鞠躬：「谢谢您，期待下次再见。」: U$ ]1 D$ ?& M6 u2 b" X  
' q\* g) k6 k( D7 p) \_% b& b  
临走前蒋先生还不忘揶揄一下林远为：「林市长，一起走啊，我们谈谈合作的事情。」\* h. D  Z! ?4 q; s  
  
「哼，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林远为哪里肯应，带着小弟先行一步：「要不是你在宝岛，就这些货色，有一个算一个，全给你逮进去。对了，碧霄，你留下吧，和蒋总对接一下，最近不是在谈一笔单子么，总是拖拖拉拉，正好今天蒋总和张总都在，晚上找个会所，你们女人在一起好好的把账算一算，争取定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下来。」: Q/ X" }$ t6 l3 y3 [  
$ X& v" `7 u7 q& d2 W  
「哦，小吴是有什么顾虑吗？怎么有林市长担保的单子都能拖这么久。小张，你晚上把他叫来，我倒要好好的问问他。」蒋先生装作生气的模样，真是古怪，他们变脸可以这么快的吗？) X, K\* g! y  |1 j+ z$ t% }  
2 l; U- Q: H+ x  
他们有说有笑的，明争暗斗着渐行渐远，总是这样，我应该是一个局外人，但是好像无论什么事情总要把我牵扯进来，就像今天这事，我想了半天也没相通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我叫过来，结果话都没说两句人就散了。! V+ v9 C4 p) Q: h- G  
  
「丽安娜女士，请跟我来。」娜塔丽牵过我，能感觉的到她的手心满是汗水：「你不会离开我们的对吧？」  
  
她这个样子让我不知如何作答，毕竟也和她相处了一段时间，两人之间也建立了一定的感情，还从未见过她如此无助的表情，可是我又不可能忘记自己是林立的事实，只能沉默着紧了紧我们握着的手。  
  
今天娜塔丽少有的没有督促我的学习，心神不宁的，我能猜到原因，肯定是蒋先生临走前安排那帮小弟给我敬礼闹的，可惜我又不能挑明，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尽可能的不犯错误，娜塔丽看我的眼神越发悲泣。  
+ r" W, T; e9 F4 v\* i+ c, I' B5 B  
乔治公爵把自己一个人锁在房间里，直到晚饭时分才出来，至于沈星宇和保罗则是一人一个小房间被关到饭点，倒不是其他原因，而是自大公爵把自己锁进房间，这两人先是怒目相对，恶语相向，不一会就上演了全武行，不得已，只能把他们关了起来，冷静冷静。都是体面人，怎么可以作出这么无理的举动呢，对不对。  
5 D# m+ y7 Z3 |+ s0 b  
今天是我第一次和老公爵共进晚餐，衣服在娜塔丽的建议下又换了一套，好嘛，要是应酬多点，每天不要干其他活了，就剩换衣打扮了。  
  
按说今天算家宴，没那么多讲究，不过我还是需要提前到餐厅等着，这是最基础的礼节，看着空荡荡的餐桌，我不禁有些疑惑。等了好久，直到饿的肚子呱呱乱叫，老卢克才推着餐车过来，菜品很简单，就一个简单的餐盘，用罩子死死的罩着，也闻不到什么味道。4 F4 a0 M7 ^% \_  
  
这倒让我更加疑惑了，别的不说，我单独在房间用餐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只有一道菜品的情况，这和撒克逊奢侈的行事风格完全不符。娜塔丽看懂了我的疑惑，给我倒上红酒，轻声说：「先喝一点，结束了我给你开小灶。」  
# O4 [7 j\* J% @5 C/ A" N  
不一会沈星宇和保罗也走了进来，两人经过了一下午的冷静，现在态度谦和了许多，不过偶尔的眼神接触还是能擦出愤怒的火花。沈星宇看屋里没人，先是在我身上审视一圈，赞同的点头，还摆出一个OK的收拾，嘴巴动了动，没声音，但是看唇语分明是：「莉莉，你还好吗？」  
# s  E5 L! V0 ^% b; g- s  
他们两人分坐到餐桌两侧，看着桌上的不明菜品，心里发毛。6 n+ E; L$ f: m/ N( d  
+ \1 ^& D6 z9 q6 b: i2 [& V  
「都来了，用餐吧。」乔治公爵不知什么时候到了，吩咐开席。老卢克把罩子揭开，奇怪的餐品终于揭晓，正是沈星宇带来的拿粒药丸。5 {1 A, c3 U4 [9 e0 Q: s) h  
  
「老师？父亲？」我们异口同声的反问。  
/ T0 e" r9 W- ]# n. P6 U% |  
乔治公爵摆摆手，面无表情的说了一句：「保罗。」  
" Z7 U9 E) K) ^7 |6 J2 I  
「老师，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不是我弄的，他在陷害我。」保罗听了，抢先站起来，指着沈星宇大声叫嚷：「这样的事情，他之前就做过一次的，老师，请您务必要相信我。」  
5 |, d/ U! `6 o. u# E0 \  
「哦？原来是这样啊。」乔治公爵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这也使得保罗心中稍安，不再大叫大嚷，慢慢的坐了下去。  
- C$ n0 T& \2 k9 C0 N" a  
看着保罗小人得志的模样，我实在看不下去，且不说当年我在他手里吃过鳖，我当年在宝岛的时候，沈星宇帮我治疗时也是尽心尽力，此时若不帮他说些什么，良心不安，便起身给老公爵倒了红酒，趁着倒酒的空档，给他吹耳边风：「父亲，我觉得事情应该不至于这么简单。」2 ?% N% Y& n2 o  
, o- }4 i) P/ f\* f/ m\* f+ K/ X1 X  
「你看，就连丽安娜都不相信你呢。」老公爵看我给他倒酒，心情愉悦，饶有性质的把玩着高脚杯，带着玩味的笑容看向保罗。2 @7 [4 Y. i, [3 }8 G1 [  
2 F- l: H2 u, \_) x$ |8 @( k# q  
「老师。」沈星宇待要说话，却被保罗抢先按住了：「你闭嘴，莫恩岛的叛徒，老师早已将你逐出门墙，老师岂是你能称呼的，能让你进来给叫一声公爵大人已是法外开恩。」  
6 w$ p2 I$ e& R\* b  
看着沈星宇被呵斥之后委顿下去，像是陷入了无尽的悲伤，同情心起，便低声唤一句：「父亲。。」在桌下偷偷的扯公爵的衣角。4 G" V# M4 B, C" I! a# @  
  
公爵看我一眼，颇为无奈的说道：「都过去那么久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没错吧，不要叫老师了，和丽安娜一样，叫我一声父亲吧。」  
, ]2 I) j/ p3 d  
「老师，不可以这样。」保罗大惊。\* P: g, i0 G# ]7 j2 d  
5 M, C" M8 W; ~8 D/ M. ~, {  
沈星宇即便的了公爵的口头认可，依旧提不起兴致，想来当年被逐出师门的事情对他造成的伤害实在太大，不过他沉寂了一会就重新充满了斗志：「公爵大人，谢谢您的好意，但是当年星宇范的错误并不是时间可以弥补的，还请您收回刚刚的想法，即便您原谅了我，我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  
  
「公爵大人，您能查清这个药丸的来历，星宇已感激莫名，不敢再奢求其他。」沈星宇昂起了高傲的头颅，一脸正气的死死盯着对面的保罗。/ g\* O% C2 C! P; s+ s$ g% e  
  
「哼，给脸不要脸。」公爵明显生气了，酒杯重重的放到桌子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就连保罗都被吓的一惊。  
  
我心里那个急啊，暗想在宝岛的时候，可从来没见过他这般大义凛然，除了医术上面专业一点，更多的还是一个一心钻在钱眼儿的不正经男人，怎么着，到这里都给他台阶了，反而倔起来了，气死个人。  
  
「父亲，您不要生气，我想他应该有自己的苦衷。」我温柔的重新给公爵倒了红酒，得益于我从中斡旋，公爵的气消了不少，指着沈星宇哼了一声，而后还是端起了酒杯。那意思分明就是你小子，要不是看在丽安娜的面子上，今天指定没你好果子吃。+ m# \& r7 u0 d' s" B6 A. D: X4 M; g  
% U% s: g) e3 ?. I! w. Z  
「保罗，说说吧，这个东西是你做出来的吗？你很优秀，只可惜，把心思都花在了邪路上。」老公爵悠悠品着红酒，沈星宇执拗造成的火气还没有完全消退，香醇的美酒品着也失去了味道，他慢慢转着高脚杯，欣赏着杯壁的酒滴慢慢流下。9 A3 r. \_2 m, E, L+ |- a  
! Q+ ]. y\* A' x: \_' i  
「老师，我。。」攻守异形，现在变成保罗低低垂下头，支支吾吾了。  
  
「你们的研究，我一向是不参与的，但是这种毒品，你怎么也敢做！你走吧，就当我从来没有过你这个学生。」老公爵叹口气。# U' m. t5 X. U! V! `  ?  
  
「公爵大人，不可，他们用这个药丸诬陷了内人的家眷，不能让他就这般走了。」沈星宇冲过去，一把攥住了失魂落魄着要逃跑的保罗。& {! b8 ^$ \_6 }7 q6 }7 d  
  
「Enough（够了）。」老公爵少有的爆喝。  
  
这直接打消了我帮忙帮到底的心思，唯唯诺诺的站定了，沈星宇也楞在一旁，保罗疾步而去，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 S+ N  A" P3 i- e  
% B  L5 s- V- v3 l+ a7 g! O  
「你，保罗，威廉，都是我一手教出来的，失去你们任何一个都让我无比痛心，而现在，我一个学生都没有了。」老公爵冲着沈星宇挥手，示意他过来坐下：「人怎么能一辈子步犯错呢？同门一场，能放一步，就放一步吧。」公爵说完，无比落寞。  
8 b$ Q% R& n- e3 b  
「威廉还没能从里面出来？」沈星宇担忧的问道：「不能够吧，他都出来了，威廉没理由还被那帮人扣着。」\* S8 I! R, O" {% |: p  
. k( B' A4 [, Q$ M+ J' U5 o  
「这个你就别管了，记得，母神在上，以后他就是丽安娜女士，不要搞错了。」提到母神，公爵单手抚胸，对母神展示了足够的敬意。0 M: f9 B# q7 D, r3 B1 U' O% [  
  
「。。。」沈星宇一脸震惊的看着我，终于没有质疑，只慢慢点头：「知道了，公爵大人。」  
  
「很好。你内人的事情，我很抱歉，为了救人，你可以使用任意手段，我甚至以帮你出庭作证，但是，我不会允许你们任意一个再出事了。你很聪明，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公爵看着沈星宇的眼睛，郑重言道：「看着我的眼睛，答应我，答应我这个无用老师的要求。」  
  
「公，，老师，我答应您。」沈星宇再次答应了公爵的无理要求，即便代价是宋家人可能再没有沉冤昭雪的一天。  
  
「你们聊吧，我想你们肯定有很多话要说，是吗，我亲爱的丽安娜女士。」乔治公爵疲惫的说着，在我的脸颊上淡淡一吻：「亲爱的，不要耽搁太久。」8 b- J& G! ?; l- A, p\* H  
  
「是的，父亲大人。」我大喜过望，怎么也想不到，作为一个人质，我竟然还能有单独呆着的时候。$ C5 X$ s7 ^; G: n' \_$ h\* Y  
  
公爵走了，带着娜塔丽，餐厅里竟然真的只留下了我和沈星宇两人，沉默半晌，沈星宇首先发话了：「丽安娜是我看着长大的，你的事情，我很抱歉。」  
  
「都过去了，我们要向前看。对了，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帮忙的吗？」我摇摇头，示意他不要再纠结对我做手术的事情，事情已经过去了，再计较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N/ V# F2 {5 e" `- g: P  
  
「我和威廉把你变成这样，不责备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怎么还敢奢求你的帮忙。」沈星宇带着歉意，无比愧疚的回我。4 C+ g+ O) o2 ^1 q+ x5 a8 W" u3 ?\* I  
  
「是宋家人吗？我在新闻里看到了，看你带来的东西，意思是不是这件事情另有蹊跷？」我指着桌上的药丸，皱眉思量：「难不成是林远为？」( N  Z' r$ b- T3 c( ~  
  
「宋家家大业大，谁能不眼红呢。」沈星宇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今天把蒋先生请过来，只不过是为了施压罢了，让林远为承认是他指使保罗研发的这种毒品，这样至少可以延缓一点时间，没成想，最后却是这样的发展。其他的倒没有什么问题，很多人也在暗中活动，一时半会不可能有定论的。主要是宋家那个宋晓雯，已经有了八个月的身孕，她对我的意义很重大，至少要想办法把她捞出来。」( W8 P& ?' n. B( P& i9 ~! J  
  
「真可怜，怀孕了还要被抓进去。」我想起和宋晓雯的短暂接触，心生不忍。+ w( g- Q2 n( W$ @6 ~6 ^, q, q, M$ d5 ?  
( |, b7 [- C7 I9 F) }  
「林远为是副市长，他铁了心想要办的事，我们能活动的范围很有限。唉，公爵这边走不通，只能期望其他人能有办法了。」沈星宇担心的说着，又反应过来：「嗨，我和你说这些做什么，你现在的身体应该没有什么不适吧，有娜塔丽护着，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你知道吗，我离开的时候，娜塔丽和丽安娜两个才那么一点点，走了这么些年，都长这么大了，我刚来的时候都没认出来。」  
  
「如果说，我有办法呢。」他的那些感慨我统统没听进去，淡淡的说：「对，如果说我有办法让林远为和你们有一个谈判的机会呢。」5 e' N, F6 N( x) P  
  
「胡说，怎么可能。」沈星宇不屑的笑，可是看到我郑重的表情，立刻反应了过来：「你可不要开玩笑，谈判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他真的会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谈吗？现在的林远为恨不得这个案子判的越快越好，而且，他想得到的东西，直接把宋家按死也能得到，何必和我们坐下来谈呢。你是不是意思让公爵从中间调停，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沈星宇胡里胡涂的说了许多，前言不搭后语的。  
( ^( Y+ I2 H. ^1 n' n$ G  
「你听我的，到上京去找陈美霞，她是林远为的母亲，通过她的话，应该可以有缓和的机会。」我咳嗽一声将他从幻想中拉了回来：「就说是林立让你们去找她的，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帮忙，不过如果提我的名字的话，她应该会答应的吧。」  
4 ?0 \_8 f( y; G: ~  p, M; T+ O  
「对了，去找她的话，不妨说林立误食了这个药丸。你明白我意思的吧。」说出自己的名字，恍惚间竟然让我有了一丝陌生感，这些撒克逊人对我做了什么？为什么短短十几天，我就会变成这样，有一种自称为丽安娜的冲动？这很不对劲。. c: o, b5 E6 S  
: i: h# u7 M% F) d  
「你这么笃定她能帮忙？」  
  
「林远为是我的哥哥。宋晓雯是谭伯伟的老婆吧，她老公曾经帮了林立许多，现在到了雪中送炭的时候了。」5